

可爱的冬天

孙克艳(山西)

很多人不喜欢冬天,觉得冬天过于凛冽,让人变得缩手缩脚,连身体也好像有了一层无形的壳,使人沉闷而呆滞。可是,很多美好的事情,却是非冬季不可的。

茅盾说:“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是的,冬天的味道,是需要咀嚼一番后才能领略的。

清晨,走出房间,清冽的空气瞬间侵蚀入骨,呼出的白气一片氤氲。村庄和田野也时常隐在雾色中,犹如潜伏在浩渺大海上的船舰,行人也好像踩在迷宫里。于是,多年常走的路,便觉得多了几分神秘与疏离。走路时,也多了几分新奇与探究的意味。

待到雾气散去,干枯的树枝上,总有喜鹊或麻雀鸣唱,为孤寂的冬日增添几分鲜活。这时,筑在高枝上的喜鹊窝,直入人眼帘。成

群结队的麻雀,为了觅食而越发大胆,时常飞进庭院里啄食鸡群吃剩的食物,它们凌乱的糞衣因营养不良而失去光泽。

厨房的玻璃窗上,总是蒙上一层漂亮而精致的冰花,有的像羽毛,有的是对称的六角形……各有情趣,各有风采。这是冬天冻出来的窗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时,厨房成了一家人最爱去的地方。红彤彤的火苗舔着锅灶,温暖着厨房。在烟雾缭绕中,早饭做好了:香甜的红薯米粥,就上萝卜白菜或几片咸菜,瞬间将温暖和能量传递到全身,再走到寒冷的空气中,竟觉得好像穿了一层热气腾腾的盔甲。

将火盆搬进堂屋,围着火盆摆上一圈椅子和板凳。不一会儿,邻居或亲朋,一一进了屋,欢声笑语便从房间里溢出来……女的做

着针线活,男的负责拉话,说着些天南海北的稀奇事,逗着一圈儿孩子们嬉笑。孩子们嘴馋,不时地从厨房里拿出一些食材:花生、黄豆、粉条、红薯、馒头……放在火边,或是埋进火里,一边烤一边吃。烤粉条最有趣,将一根硬邦邦的粉条放进火里,只听到“刺啦”一声,粉条就变成了白胖子,还有一股焦香。也不怕脏,吹一吹,就塞进了嘴巴。

将近中午,火盆凉了,人就散了。“下午还来呀!”主人发出邀请。“来呀!”大家应和着。

午饭,冬季最常吃的自然是面条,而最好吃的,要数芝麻叶面条了。用油炸的朝天椒和蒜浇上去,又香又辣又美味,直热出一头汗。汗一出,全身舒爽,与夏季闷出的一身臭汗,是迥然不同的。

午饭后,太阳暖和了,北风也

温和起来。带着饭后的慵懒与迷离,搬上一把椅子,靠着墙角,对着太阳眯起眼睛。时间一点点过去,身体一点点舒展,感觉像在阳光下慢慢膨胀,好似发酵面包一样胀了一圈,舒服极了。透过稀疏的树枝望上去,冬日的天空清澈而明净。

这时节,正是吃冰糖葫芦和糖人的好时候,货郎们担着货担,走街串巷地吆喝。一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或一个惟妙惟肖的糖人,够孩子们炫耀一个冬天了。

最有趣的,自然和雪有关。下雪的夜里特别安静。第二天推开门窗:呵,好一个玉琢冰雕的白色世界!庭院里,狗和鸡群早已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串串别致的图画。深深地吸一口气,空气清新却新鲜。踩着积雪,“咯吱咯吱”的声音像乐曲似的,怎么听

怎么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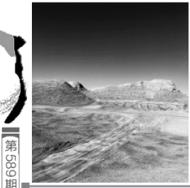
饭后,小伙伴们相约着堆雪人打雪仗,或者在池塘里滑冰,或者比赛吃冰,或者在雪地上打滚滑雪……等到湿了衣服鞋子,赶紧跑回家去放在火盆上烤,白色的烟雾袅袅而升。穿上刚烤好的棉鞋,就像捧着一个暖暖的山芋,那感觉,无以言表!

大人们总要忙着收集干净的初雪做雪水,用来泡咸菜,或是来年夏季消暑,雪水都是极好的东西,那滋味很是独特,带着大地的清新。

远眺被大雪覆盖的原野,大人们总要说一句“瑞雪兆丰年”。果然,每年大雪后的春天,麦子总能茁壮成长。

幸甚,我们是“四季人”,比那不可以语冰的夏虫,多了一番生命的体验。

五洲池



第五〇四期

灯光的温暖

陈裕(辽宁)

晚霞临窗,暮色渐起,夜晚从远处曼妙而来。不出多长时间,浓稠的夜色便会溢满广阔天宇,四野悄悄黑沉下去。浸没在墨色里的村庄如水般寂静,俄而,村庄的灯光从窗口里一点点刺破夜色,点亮乡村。一个窗口就是一座温暖的港湾,数个这样的窗口就是乡村晚归人最坦途的路途。

小时候屋里设施简陋,一根电线从屋顶垂下来,一只灯泡发着昏黄的光。淘气的我和弟弟妹妹在炕上打闹,偶尔碰到灯泡的边缘,光影乱摇,忽左忽右,如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帆船,我们在晃动的灯影里做着游戏。这样的夜晚常常在我成年的日子里温暖着梦境。

少年时我对黑夜十分畏惧,当村庄被夜色包裹时,我连大门也不敢迈进一步。大人们讲过的鬼怪故事,总会徘徊在我的脑海里,影响着我对夜晚的识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那些所谓的鬼怪都是虚幻的想象,走夜路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有时和小伙伴玩疯了,连母亲的呼唤都听而不闻,回家时太阳已经落下许久。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家门,远远地看到家里的灯光从玻璃窗上弥散出来,便会有一股温暖充盈在心头。我朝四下里张望,家家户户的灯光都毫无保留地从窗口倾泄出来,召唤我们回家。

回望曾经的日子,多少次在夜色里归家。少年时去离家几里远的村部看电影,电影里月黑风高,一张狰狞的脸占据整个屏幕。散场后我回味着电影的情节,突然间,那张可怕的脸如在眼前,我立时惊恐,一边跑一边大喊,为自己壮胆。待到看见家里窗口的灯光,我加速奔跑,拉门进屋,脱鞋上炕,抱住母亲,惊魂未定。弟弟妹妹瞪大双眼看着我,以为我被坏人追赶,一番解释后,他俩把我一顿嘲笑,我的胆量成了全家人闲暇时的笑料。

初三那年第一次上晚自习,放学时夜色已深。收拾好书包,我与三两个同学骑上自行车,在黑夜里潜行。顺着并不宽阔的马路,我们小心翼翼地蹬着车子。四野寂静,远处有光忽明忽暗,黑黝黝的树一团一团,影影绰绰。我心里忐忑,对黑夜的恐惧有些滋生,脚下加紧蹬车频率,不管道路的好坏,加速前行。同学在我身后好意提醒,但我已是充耳不闻。及至村口,一个身影伫立在那,原来是父亲在等我放学归来,此时看到父亲,我的心才算安稳。此后不管夜色怎样的明暗交织,父亲的身影总是伴着村庄闪亮的灯光,这样的画面历久愈暖。

再次目睹夜色中的村庄,是我离开家乡许多年之后。虽然,这期间我经常回老家,但从未住过一晚。这次,父母有留宿一次的愿望,我才得以重回村庄夜晚的怀抱。

暮色慢慢下沉,我想到了村庄四处走走。弥漫着炊烟味道的村庄被路灯点亮,我这才发现村路两侧安装了排太阳能灯管。村庄在皎白的灯光里通透着,四下里不再是黑漆漆的旧样子,家家户户窗口的灯光也不再是老旧的昏暗,生活的富足,让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村庄的现状让我欣喜,那一晚在村庄的怀抱里我睡得更为香甜。

雪中送「雪」

李秀芹(山东)

早年住在胡同里,邻居们都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有一年冬天,胡同里的石大爷搬走后,又搬来一户陈姓人家。记得刚搬来那天,胡同里的邻居还去小陈家帮忙搬运家具,但过后没几天,大家却发现小陈夫妇不仅自己大门口的卫生不打扫,而且雪天还将自己院子里的雪扫到大门外,堆到对门沈大爷家门口,真是雪中送雪,欺人太甚。

我们都看不惯,支持沈大爷找小陈理论。但沈大爷不同意,说都是街里街坊住着,谁多干点儿谁少干点儿,没必要计较太真。正好沈大爷孙子想堆个雪人,院子里的雪不够,加上大门口这些就可以堆个大雪人了。说完,沈大爷把自家院子里的雪也推到大门外,动手在自己家大门口堆了个雪人。玻璃球做眼睛,胡萝卜当鼻子,石子儿当扣子,我从家里找了一顶破草帽给雪人扣在头上,大家齐动手,雪人做得有模有样。

中午小陈夫妇下班回来,他家两个孩子也放学回家,看到胡同里的雪人开心得围着雪人看了又看。沈大爷出来倒垃圾,碰到小陈夫妇了,忙打招呼说:“这场雪下得不大,幸亏你家门口的雪没运出去,咱两家的雪凑在一起才堆出一个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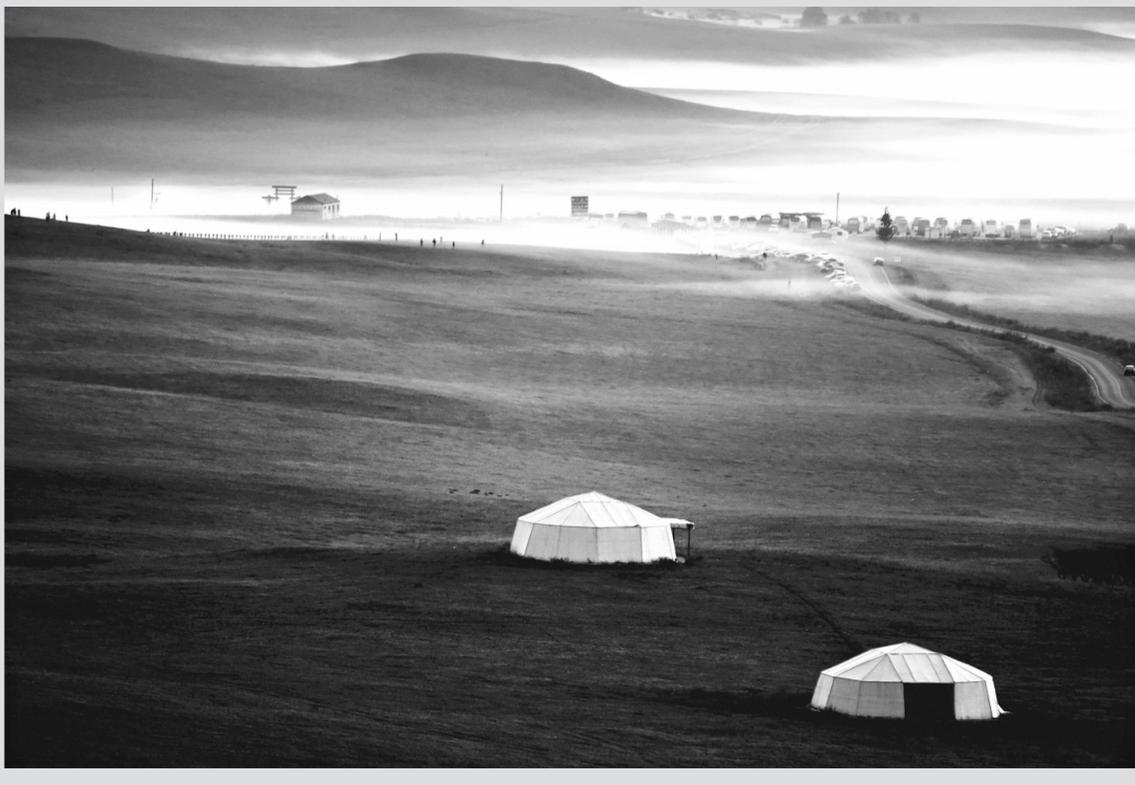
沈大爷的一番话,虽然说得客客气气,还带有感谢的意味,但小陈夫妇面上却有些挂不住,支支吾吾说:“早上着急上班,本想中午回来再运出胡同的。”沈大爷笑着说:“没事儿,你家两个孩子,你们两口子又都上班,以后下雪将院子里的雪堆到大门口,我抽空连我家的一起推出去便是。”小陈见沈大爷这样说,越发不好意思,忙表态,等天气转晴,雪人要化时,他将雪人推出去。大家见小陈这个态度,真心佩服沈大爷,但沈大爷也没坐等小陈往外推雪人,还不等雪人化呢,沈大爷先动手把雪人请到胡同外的空地里了。

我们问沈大爷如何修炼到如此度量,他笑着说,这些都是小事情,能笑着说出的事情就没必要将关系弄僵,多干点活儿就当锻炼身体了;若为了一点儿小事情搞得邻里不和睦,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别别扭扭造成双伤,得不偿失。

雪中送炭固然让人感激,有人雪中送雪,就把雪堆个雪人装点冬天,给愤怒找个美丽的出口,这是我从沈大爷身上学到的,受用了很多年。

草原韵律

许双福(陕西) 摄



冬藏

李季(河南)

一队队大雁双足挂着寒霜飞过村子时,最先看到的必然是那些劳作的身影,他们拉着架子车或挑着担子,奔走在村里村外,正忙着贮藏过冬的食物。

田地里最早被领回家的是红薯,它们端坐在竹筐里,晃悠悠地进了院门,然后被深藏进窖里。放入窖中的时候,分成好几堆,一层层码好,不能碰破皮,不容易发霉。堆放的时候,大小归置好,取用中才不致倒掉。村里每家都有红薯窖,口小肚大,在院内向阳的角落,或是柴草垛下,有的直接挖在屋里,上面用筐盖住,以免鸡、鸭、兔子、羊羔和孩子掉进去。窖深两三米,竖着一架小梯子,方便上下取红薯。红薯收完,红薯藤也要从地里拉回来,那是羊儿们一

冬的主食。收回的红薯藤就搭在院墙上,或是门前的树枝上,任凭羊儿竖起前蹄,歪着毛茸茸的脑袋自行取食。

萝卜也要挖窖埋起来,不过埋得比较浅,基本和地面平行。有的埋在院子里,有的直接埋在地头。萝卜窖的四个角要插几根麻杆,让萝卜适当透气,不让窖内温度过高,捂坏萝卜。红薯窖是长年保留的,萝卜窖则是随用随挖,萝卜吃完,窖就用土平住了。甘蔗埋在地头,用甘蔗叶一层层盖住,再埋上土,抵挡呼啸的寒风。山药和黄姜埋在屋角的沙堆里,隔天要适量洒水以保鲜。大白菜则一棵一棵码在屋檐下或厨房的角落里,外层的叶子风干、变黄,吃的时候直接揭掉。

土豆不需要埋,直接堆放在屋角,避免其发芽即可。稻子、玉米入仓,花生一袋袋挂在梁上,红辣椒一串串挂在墙上。

食物的冬藏方法还有很多种,比如晒,比如酱,比如腌和腊。萝卜干、红薯干、豆角干,是通过晒让其变干,以便存放。番茄、辣椒、豆子可以做成酱,装在瓶中。雪里蕻、韭菜、洋葱,则要用盐腌,放在坛里。可以腌的还有鸡蛋、鸭蛋、鹅蛋,当然不限于冬季。肉类大都靠腌,如腊肉、腊鸡、腊鸭、腊鱼,先腌再晒,风干后保存。俗语云,冬腌风腌,蓄以御冬。经过晒、酱、腌、腊,这些食物虽不再新鲜,却有了别样的味道,使冬季的餐桌一样丰盛,让寒冷的日子同样丰盛。

男人劈柴、摇煤球,女人砍荒草,孩子们四处拾柴火,备好烤火和做饭的燃料,让每一个日子都红红火火,这也属于冬藏。

在漫长的岁月中,冬藏是一代代的长辈们言传身教留给后辈们的生活经验。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看似平平淡淡,却是一代人人生存智慧的结晶。这些温暖的传承,让人觉得严寒的日子也是值得期待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有序,万物有理。冬,终也,万物皆收藏也。和我们一起冬藏的有树木、花草,有各种动物。花草深埋种子,鸟兽或迁徙或蛰伏,无不潜藏着新的生机。不待大雁再次归来,不待冬藏的食物吃完,春天就又一次来临了。

落叶

窗外落叶纷飞
像陈旧的时光
都落向人间的低处
多么盛大的谢幕呵
漫天金色的音符
合奏出昂扬而明快的旋律
呵护过花朵,陪伴过果实
和风雨搏击过
也触摸过天空最美的彩虹
如今,它们不动声色地
将过往深埋心底
顺从时光,诀别厮守的枝头
落叶无言,辗转成泥
在大地的怀里
默默回馈根须的恩养

枯荷(外一首)

罗海军(西藏)

蜻蜓匿迹,连蛙歌
也已渗入泥土
而你仍在,一任风霜扑面
你枯瘦的身姿
依然和流水心心相印
枯,却并不冷寂
瘦,但依然苍劲
站成寥落冬天里最美的姿势
冬阳的暖意薄如蝉翼
西风的手
缓缓拂动枯叶的暗香
你使劲挺着身子
在你体内,荷花在沉睡
荷花从未离去